

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

战后东北接收交涉纪实

以张嘉璈日记为中心

〔日〕伊原泽周 编注



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

战后东北接收交涉纪实

以张嘉璈日记为中心

亘 伊原泽周 编注

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

· 北京 ·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战后东北接收交涉纪实——以张嘉璈日记为中心/[日]伊原泽周编注. —北京:
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, 2015. 6
ISBN 978-7-300-21402-3

I. ①战… II. ①伊… III. ①东北地区-地方史-史料-研究-民国 IV. ①K29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5) 第 114559 号

战后东北接收交涉纪实

——以张嘉璈日记为中心

[日]伊原泽周 编注

Zhanhou Dongbei Jieshou Jiaoshe Jishi

出版发行	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		
社 址	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	邮政编码	100080
电 话	010-62511242 (总编室)	010-62511770 (质管部)	
	010-82501766 (邮购部)	010-62514148 (门市部)	
	010-62515195 (发行公司)	010-62515275 (盗版举报)	
网 址	http://www.crup.com.cn		
	http://www.ttrnet.com (人大教研网)		
经 销	新华书店		
印 刷	北京易丰印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		
规 格	160 mm×230 mm 16 开本	版 次	2015 年 8 月第 1 版
印 张	14.75 插页 2	印 次	201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字 数	218 000	定 价	39.00 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

前 言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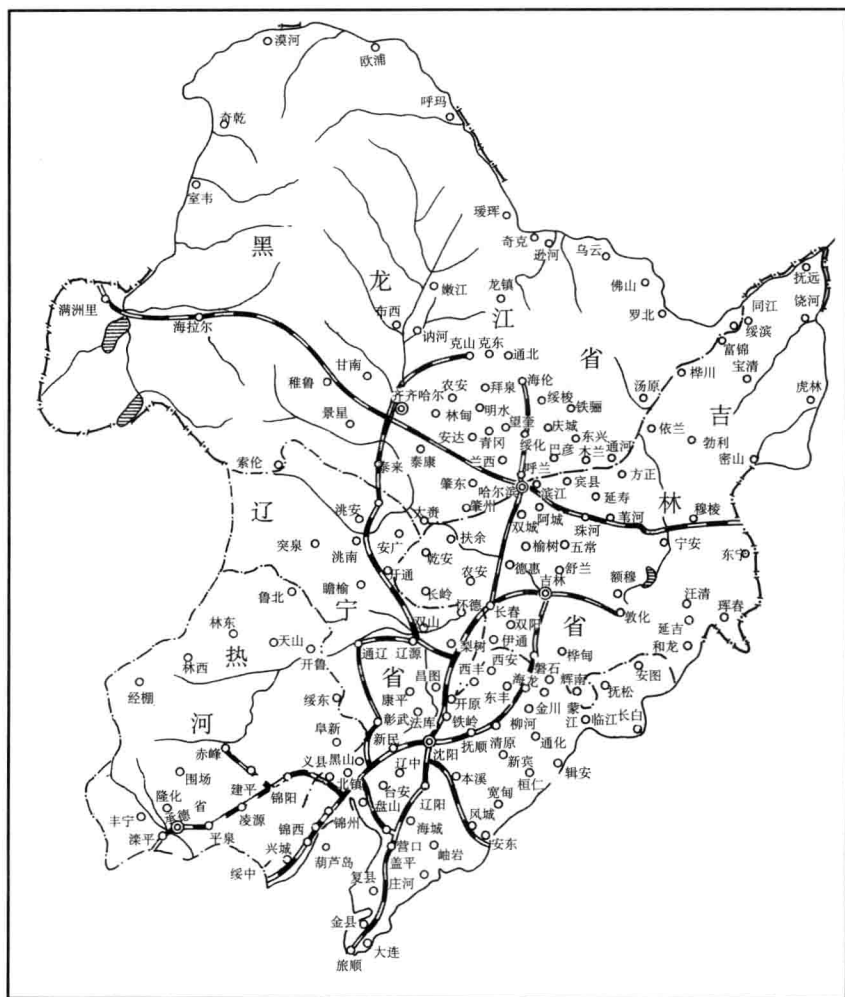
东三省（辽宁、吉林、黑龙江）简称东北，是中国固有领土之一部。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，为日本军国主义者所侵占，拥清政府最后皇帝溥仪建立“满洲国”傀儡政府。1937年，日军又策划卢沟桥事变，企图进一步分割中国，激起了全中国人民的全面抗日战争。1941年12月，日军偷袭太平洋美海军基地珍珠港，掀起了太平洋战争。于是中国的抗战便与太平洋战争结为一体，成为了国际反法西斯战线的一部分。

1942年元旦，中、美、英、苏等26个国家代表聚集于华盛顿成立“联合国”，宣布对日、德、意等“轴心国”共同作战。第二次世界大战自此便正式全面地展开。

1945年8月6日，美军第一颗原子弹在日本广岛投下。接着，9日，苏联对日宣战。大批苏军分东、北、西三路同时开始进击久据中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。自8月9日至13日，苏日两军激战的结果，日军伤亡惨重，无力挽回败局。8月14日，日本政府正式照会中、美、英、苏四国政府，表示接受《波茨坦宣言》。

与此同时，中苏之间数度周折斡旋的《中苏友好同盟条约》也终于于8月14日在莫斯科签订。其主要内容包括：苏联援助国民政府，并尊重中国在东北的领土主权及行政的独立。而且，这天斯大林元帅还声明：在日本投降后的三个月以内，苏军全部由东北撤退（旅、大两港除外）。

8月15日（日本时间）中午，昭和天皇将《终战诏书》内容，通过广播告知全世界各国，并宣布日本无条件投降，第二次世界大战至此告终。



九一八事变前东北略图

选自林声主编：《“九·一八”事变图志》，沈阳，辽宁人民出版社，1991。

中国抗日战争的出发点，实始于东北问题的解决。故日本宣布投降后的8月30日，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向国防最高委员会（国共两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下，于1939年2月7日成立）提出《收复东北各省处理办法纲要》，并派熊式辉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东北行营主任，蒋经国为国民政府外交部驻东北特派员，张嘉璈（公权）为东北行营经济委员会主任委员。

11月3日，国民政府宣布《接收东北布告》说：“今后建设百端，至为艰巨，凡我东北同胞……内则协助行营与各级政府推行政令，俾复员与建设工作，咸得计日程功，外则亲仁善邻，一本中苏友好条约之精神，与友邦人士推诚相见，互敬互助，以达成我两大国家平等道义之合作，复兴东北。”（见《国民政府公报》渝字 No. 898）

关于东北接收的最重要史料，除了中苏两国政府间往来的公文外，莫过于蒋经国及张嘉璈二人的日记。蒋的东北交涉日记，自1945年10月25日至11月14日（见《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》第七编），主要是偏重于外交、政治、军事等方面的交涉。记事简略，而且，为时只有三个星期。张的日记，自1945年8月23日至1946年4月30日，主要是东北的经济问题及产业的接收，写得非常仔细，而且，为时在半年以上。因此，张嘉璈的《东北接收交涉日记》的价值，大大地超过了一般的史料。

1980年，寓居美国的中国学人姚崧龄氏为编写张嘉璈的传记《张公权先生年谱初稿》（上、下两册，1982年由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出版），将张的《东北接收交涉日记》，按照月日节录于该初稿上册503至735页内。被节录之原文词句，时有修正或删除之处。

1961年，张嘉璈应美国加州（California）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（Hoover Institution, Stanford University）之聘，任该所高级研究员，从事现代中国经济及产业等研究，直至1974年为止。由于这种关系，故张将手中之《东北接收交涉日记》稿本赠送给该所，以供一般学人研究中国东北问题的参考。

由于张的《东北接收交涉日记》内容，不但涉及中国国内的国共和平谈判问题，而且还与美苏两国在中国东北的利害冲突有关，故受到研究者的重视。1989年，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Dr. Ramon H. Myers 提出，

与美国的 Vassar College 历史教授 Dr. Donald G. Gillin 及 Gillin 教授的研究员 Ms. Dolores Zen，共同合作将该日记全文译成英文，定名为 *Last Chance in Manchuria—The Diary of Chang Kia-ngau*，由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出版社出版。该英译本日记，只是把中文原件的大意译出来，以便于难读中文的人们参考使用。

我感到该日记的史料价值极大，有助于研究现在的中国东北问题，乃据该日记手稿本，正确地一一抄录出来，并加以点校与注释，委托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，刊行于世，使读者们都能看到第一手史料的真面目，以促使我们对近代东北问题的研究，更能向前推进一步。

在此，我要向胡佛研究所档案馆致以谢意，并感谢 Dr. Ramon H. Myers 及该所档案馆负责人 Ms. Carol A. Leadenham 的亲切协助，以及张氏家人对史料的贡献。

最后，有以下几点加以说明。

一、原文中，括号形式有（ ）、〈 〉两种。（ ）为原文本来就有的括号，以示“附注”。〈 〉为编者另加的括号，以示“说明”。

二、原文中，如“〈附件〉”，这“附件”并未与原文共存一处，故未能一并收录下来，仅选其重要者四件，抄录于后。

三、张嘉璈与苏联交涉时，蒋介石最为关心，时时指示张氏的书信计有十件，亦一并抄录刊印，以资参考。

四、另收专题论文两篇。

1. 《从〈熊式辉日记〉看国民政府接收东北时“现场”的政治矛盾》（西村成雄）

2. 《略述有关于东北的几个问题》（伊原泽周）

目 录

一、东北接收交涉日记	张嘉璈	1
东北接收交涉纪略工作开始前之准备		1
六个月十九日之中苏交涉日记		6
二、交涉日记〈附件〉选录		171
张嘉璈与苏军元帅的谈话记录		171
国民政府指示张嘉璈对苏谈话要点		175
张嘉璈与苏联军部斯经济顾问谈话记录（一）		176
张嘉璈与苏联军部斯经济顾问谈话记录（二）		179
三、蒋致张的手书十件		182
函件 No. 1		182
函件 No. 2		183
函件 No. 3		183
函件 No. 4		184
函件 No. 5		184
函件 No. 6		185
函件 No. 7		186
函件 No. 8		186
函件 No. 9		187
函件 No. 10		188
四、有关东北问题的论文两篇		191
从《熊式辉日记》看国民政府接收东北时“现场”的政治矛盾		
	〔日〕西村成雄	191
略述有关于东北的几个问题	〔日〕伊原泽周	208
出版后记		227

一、 东北接收交涉日记

张嘉璈

(1945. 8. 23 起, 1946. 4. 20 止)

东北接收交涉纪略工作开始前之准备

1945年8月23日, 正值代表政府出席在加拿大开会之国际民航会议中, 接王雪艇〈世杰〉^[1]秘书长电传述蒋主席意, 嘱即日归国。同时, 又接张岳军〈群〉先生电, 亦嘱即归。不知有何使命。9月1日, 钱乙藜〈昌照〉^[2]兄来谈, 政府已内定我为东三省经济委员会主任委员。于9月8日乘机离美, 越大西洋经 Casabranca 〈Casablanca〉, Cairo, Karachi 而 Calcutta。见报始知已发表为长春铁路理事长, 兼东北经济委员之主任委员。9月14日抵重庆。15日, 蒋主席约午饭, 告以未经同意即发表任命, 使我十分为难。渠云: 此席责任重大, 不易得适宜人选, 劝我担任。答以容予考虑, 随即缮具节略, 陈述接收东北后之经济政策, 经济委员会组织大纲, 并个人只担任接收完毕为度。于9月19日送呈主席。30日蒋主席约午饭, 一再申明暂时担任接收, 接收后, 请另选贤能。

9月1日, 得到将有东北任务之消息后, 为有所准备起见, 遂曾与美当局分别交换意见。财政部长文生 (Frederick M. Vinson), 9月6日12时半会晤于财部。所谈关于中国财政经济一般问题。大致谓: “美国今后旨在维持世界之安定与繁荣, 希望各国共同作此贡献。美国对于友邦极愿帮助, 唯目前限于政治环境, 自身用途浩繁, 一切均须通过国会, 盼中国政治早日安定。” 询及中国今后情形, 当答以: (一) 通货之整理。(二) 经济建设。(三) 对外建立良好经济关系。更答云: “最要, 仍是通货整理。若通货不整理, 一切经济生活无法恢复正常。至经济建设, 当使逐步滋长, 不可如草菇式之蔓长。” 最后, 告以我此后担承何种工作尚不可知, 恐须时来请教。文答云: “愿随时可以帮助。”

商业部长华莱斯 (Henry A. Wallace), 9月5日上午9时半晤于商业部。询其对于东北问题有何意见? 华云: “此次中国签订之中苏条约, 其

精神与本人在重庆时面告蒋主席者，及十三个月前罗斯福总统所告蒋主席者，无甚出入。而最重要者，为如何使农民得到农业技术上之帮助，维持其生活水准，且进而提高之，则东北民众自当诚心归向中央。否则，将如外蒙人民，因得苏联之种种帮助，而渐渐倾向于苏联。一言以蔽之，今后东北之能否原璧归赵，系乎中央对东北一切行政设施是否妥善与明智。”

国务部次长阿契孙 (Dean Acheson)，9月6日下午4时晤于国务部，有主管经济者 Thorp, assistant to 〈?〉 under Secretary Clayton 及 Summer, Economic Adviser 等在座。我提议美政府在东北恢复领馆时，可否派农业、工业、财政专家各一人，以便随时商取意见？渠深为谅解。嗣单独与 Thorp 谈，渠深以东北工业隶属资源委员会为虑。因如此，东北工业变成国营，与美国私人企业政策相背，难以吸收外资，希望中央予以注意。并询及我方与苏联有无合办工业成约。

国务部远东司长 Carter Vincent，9月4日下午4时晤于国务部。我首询其美国是否视东北为苏联之势力范围？渠答云：“渠曾参加波茨坦会议，知绝无任何默许。美方既不视作苏联势力范围，亦不视作美国势力范围。希望中央对于东北之一切经济法令及措施，顾到当地情形。遇于必须特殊之处，不妨稍予特殊，但不可形同分离；既统一之中，留有伸缩余地。特殊之下，避免分立痕迹。”并云：美国在东北领馆，不久即将设置。

财政部助理次长怀特 (Harry D. White)，9月5日下午3时晤于财政部，询其对于东北币制问题之意见，渠答云：“假使满州〈洲，下同〉通用币较法币为高，唯有暂时使用通用币，俟中国币制改革再行收回旧币。但通用币与法币之间，须定一比价，而比价须比较稍低。例如假定满币一元值法币五十元，应定为二十五元对一。至日人存款，须一律冻结，同时不使贸易中断。至中国之币制问题最要之点，在乎解决共产党之纠纷。盖以内乱不中止，物资不能畅通，外资不能输入，而币值无法安定。”

财政部币制专家弗立门 (Irving Friedman)，渠研究中国金融，因同时访谈。渠云：“若中国严格实行外汇管理，则今日所存外汇数已不少，当可周转。若欲放松外汇管理，则必须先求国际收支平衡。同时改善中国税制，以求预算不使过于短绌。”

农业部次长赫特孙 (Hudson) 与对外合作处处长摩尔 (Moore)，9

月6日下午2时45分晤于农部。先询赫君，农部能否派一专家附于美领馆，以便可以遇有农业问题，可随时非正式商取意见？赫答以难于同时担任领馆职务与中国顾问，唯摩君竭力赞成，谓中南美有此先例。

商业部远东部主任马荣（Charles Moore, Chief of Far Eastern Unit），9月4日晨10时晤于商业部。马云：“东北实业应归民营，否则与美传统政策相背。”当询其美国是否继续主张门户开放？马云：“当然，美国商家在战前已有之，东北事业必仍回去。恢复至美国在东北之长期投资，须视将来中国之经济政策与有无保障为断。”又云：“满州农产丰富，如某种产品难以出口，可加工制造，觅求市场。”

进出口银行总理泰拉（Wayne Taylor），9月5日上午十一时晤于银行。询其对于东北之贷款方针，渠云：“第一条件为借款本息，还款外汇之保障。第二为计划之合理。第三必须有保证机关。中国银行在美有分行，应由该行出面保证。”

9月14日抵达重庆后，即向外交当局探询中苏友好条约^[3]签订后，当局有无与苏联讨论具体接收程序，乃知仅对于苏方撤兵及我军接防问题有交换文件。而对于我军如何进入东北，行政人员如何接收政权，及经济事业如何移交，并无协定。良以我政府认为我军队到达东北，一切可迎刃而解。查9月间，吾外部曾接苏驻中国大使交来备忘录声明：一、苏联统帅部业已开始将苏联军队自东三省部分撤退。二、苏军主力将于本年10月下半自东三省开始撤退，以便于本年11月底撤退完毕。三、苏联政府已派马林诺夫斯基（Rodion Malinovsky）元帅为全权代表，进行关于苏军自东三省撤退问题之谈判。马林诺夫斯基元帅预备于本年10月10日至15日，与中国统帅部关于该项问题适当派定之全权代表等在长春会晤。外部即以中国政府已派熊式辉将军为军委会委员长东北行营主任，即中国国民政府代表，复告苏大使。10月3日外部甘次长又告苏大使：熊主任可于本月10日左右到长春，并请苏联军队俟我方军队到达东三省接防时，逐步撤退。（附件一）〈所谓附件，并未与原件《日记》收存一处。〉

自9月19日送呈蒋主席节略后，至10月10日离渝赴东北，此三星期中，曾有二次政务、经济两委员会联席会议。一为9月22日，一为9月28日，均讨论接收办法，而从未闻外交当局对于苏联如何交还政权，

如何交还占领之经济事业有何指示。大致我外交当局及熊主任认为苏方撤兵绝无问题，而对于苏大使节略中，关于苏军自东三省撤退问题之谈〈判〉一语，未加深切〈检〉讨，我对于已往〈中〉苏交涉不甚了〈解〉，仅由以下各人谈话中得到若干暗示。

沈成章先生谈话……沈曾参加莫斯科中苏条约会议。9月25日往访，渠告中苏条约讨论时，吾方首席代表亟求会议成功，于各项细节均未细密研究。尤其对于外蒙境界线之如何划分，毫无准备提示意见。

苏联驻华大使彼得罗夫（Petrov）谈话……9月25日熊行营主任天翼宴请彼大使相识后，次日，下午3时往访，谈一时许。渠告我：“自9月24日起，驻东北苏军司令部已发行军用券，因宋子文院长在苏讨论中苏条约时，史太林曾提议请中国政府担任占领军军费，宋拒绝，不得已采取此办法。至军用券与法币比价如何规定，正与我财政部磋商中。”闻此，使我发生疑问，苏军是否即时撤退？设我方一到即可接收，为时不过二三星期，何必发行军用券？因向外交部查询。由外交部将原由备节略送来，大致谓：“本年8月9日，驻苏傅大使电告云：‘据苏外部面告，苏军进入东三省已有三星期，食用粮草，在在需款。现苏政府饬由在三省之红军司令部，发行中国之币券，式样与颜色同法币稍异，其数足敷红军三月之需。将来由华方收回，在日本赔款内支付。’”等语。当经报奉委座核可，并电傅大使通知苏外部，将现准备发行数量告知我方。9月1日，本部王部长亦面告苏大使。9月15日，傅大使电告：苏政府已派驻华大使彼得罗夫为全权代表，与我政府商订关于中苏维持中国境内红军费用办法协定。同日苏联大使馆参事米克拉金夫斯基（Miklashevsky）来部，面交苏方所拟财政协定草案。签奉主席派财政部俞部长代表与苏方商谈。”（附件二）如是，既有足敷红军三月之需一语，我始觉放心。

同日谈话中，彼大使又提及：“按照中苏条约关于长春铁路合办章程，应在条约签字后一个月内，各派代表三人会同讨论，于三个月内呈请两方政府核定。至长春铁路各项财产，何种应归合办公司所有，亦应同样各派代表三人讨论，在三个月决定呈请两政府核定。两委员会均须在重庆举行，望中国方面照约履行。”又云：“长春铁路理事长关系政治经济，责任重大，希望阁下大有成就。”照第〈彼〉末段谈话语气，苏联视长春铁路

理事长犹如日本时代之满铁总裁。中国与苏联对于东北之一切政治经济关系，寄托于理事长一人身上。而苏联视今后之东北，犹如满州国以前日人之视东三省，并非一经接收，即可收回东北。

外交特派员蒋经国先生谈话……9月30日下午5时，蒋特派员来谈：长春铁路中苏合办，为期订明三十年，但何尝不可在未到期以前提早收回，视我方之能否善于应付。至东北工业之今后发展，应从全国工业着眼，不可东北独立设计。经国兄曾参加中苏条约会议，推其语气，似重视今后之中苏关系。

东北币制问题之决定：因苏军既已发行军用票，其票值必与法币有差别。而东北经济财政情形，势必异于关内。在中央对于法币未有整理办法以前，东北发行宜暂独立。9月29日，与财政部俞鸿钧商议，得其同意。10月7日，与行政院长宋子文会议，亦予同意。决定单独发行一种货币，与目下东北流通之货币并行使用。

东北行营经济委员会及长春铁路理监事会人选之决定：10月7日见蒋主席，将指定人选报告，得其核准。

何廉（经济部代表），凌鸿勋（交通部代表），钱天鹤（农林部代表），庞松舟（粮食部代表），霍亚民（四联总处代表），张振鹭，齐世英，王家桢，马毅（东北籍代表）。

以上经济委员会委员。

刘哲，刘泽荣，黄伯樵。

以上长春铁路理事会理事。

莫德惠，长春铁路监事会副监事长。

高纶瑾，裘维莹，监事会监事。

一面访求经济委员会各处长人选，因中央正在复员，东北接收，前途尚未明朗，故颇不易。

抵达长春时，处境之尴尬：10月10日由重庆动身赴长春，飞机9时启飞。同行者有：行营熊主任天翼，蒋外交特派员经国，行营政治委员会莫委员德惠。下午3时抵北平，留平二晚。12日晨10时半离平，下午3时飞抵长春。抵长时，自机俯视机场，充满苏军将领与兵士，中国人寥寥

数人。代表马林诺夫斯基（占领军总司令）来接者，为巴佛洛夫斯基中将（总司令部副参谋长）。我与熊主任宿在前伪满大臣丁鑑修之住宅，作为临时办公地点。厨子、卫队，均系苏军司令部所派。长春市长曹肇元及公安局长，均系苏军最近委派，自不易自由行动。亦不知如何与当地工商界及经济事业机关人员接触，如同身在异国。次则法币不能使用；抵达长春后，方知原有之中交两行，已为苏军命令停业。行营手无分文，一切支用，无由取给。行营董副参谋长彦平^[4]，虽负有为行营进驻长春，预作一切必要部署之任务，但渠仅于三日前到达长春，自不及以长春最近实况报告中央。中央有关各部，尤其外交部，对于此类接收失地之大政，尚缺乏经验，不能于事前提密准备，致接收人员遭遇如此尴尬环境。

六个月十九日之中苏交涉日记

自1945年10月12日抵达长春，迄1946年2月2日因中苏交涉顿挫返渝，前后一百十四日，滞留七十七日前后，共一百九十天。兹将每日日记抄录，以资将来编史之参考。

10月12日

晨10时半自北平起飞，3时抵长春。机将下降时，见机场均是红军及苏军军官，几乎看不见有中国同胞。同行者：东北行营主任熊天一〈翼〉^[5]先生，外交部东北外交特派员蒋经国^[6]先生，行营政治委员会莫德惠^[7]先生。我与熊主任在前伪满交通部长丁鑑修旧宅。苏占领军最高统帅马林诺夫斯基，派其副参谋长巴佛洛夫斯基中将为代表，来机场迎接。寓所系长春市政府（市长系苏军委派，名曹肇元，系伪满政府官吏）。所预备差役、厨子、卫兵，均系俄人，语言不通，深感不便。

当日得到报告，苏军正在抢劫工业设备。丰满大电厂发电机八部已取其六，抚顺炼钢炉已拆取二只，长春广播机件正在拆取。各机关家具、汽车，亦搬运一空。长春物价尚便宜，唯物资缺乏，普通家用，最高约一千元军票。

当晚，熊主任、蒋特派员与我，三人会商与苏方交涉程序：（一）要

求迅速恢复交通，及给予运输便利，并保证行营人员之安全。（二）供给一部分军械及服装。（三）给予东北境内之空运便利。

10月13日

下午3时，熊主任、蒋特派员与我，偕董副参谋长彦平同访马林诺夫元帅于苏军总司令部，作第一次会谈。先由熊主任申明行营代表中国政府，根据中苏条约办理东北政治经济收复事宜，希望苏方予以善意协助，并提下列五项：

（一）询问苏方撤兵程序。

（二）我方将由海上船运军队到东北接防，拟在大连、营口、安东、葫芦岛登陆，请其协助。并拟准备空运少量部队至沈阳、长春各地，须在各地设航空站，亦请其协助。

（三）东北境内各地交通，希望早日恢复，以便军队到后，可分运各地行政人员，可往各地接收。

（四）我方各省市行政人员已陆续到达，将往各省市接收行政机构，请其协助。

（五）请苏方拨借火车车辆、飞机、轮船以便运输中国军队，并拨让一部分日人遗留之汽车，供应行营人员之使用。

马林诺夫斯基答复如下：

（一）撤兵事宜，因线路车辆或为日人破坏，或为日人运至朝鲜，公路亦多破坏，故撤兵不能迅速办理，唯决定大致程序如下：11月20日起，驻南满之兵向北撤至沈阳，25日由沈阳撤至哈尔滨（滨，下同），30日，撤至国境外。

（二）大连登陆问题应由两政府间解决。安东区域，非其管辖，无法表示意见。营口、葫芦岛无问题。并表示我方军队应循经由铁道运入东北。至在沈阳、长春、大连、哈尔滨设立航空站一节，须先请示莫斯科。

（三）各地铁路现正忙于运兵，且博科纳及王爷庙两地发生鼠疫，不能开客车。

（四）接收各地行政机构一节，在军事期内，苏占领军必须管理行政，同时各地原有行政人员，或已逃遁，或有不利于苏军之行为，不得不由苏军派人补充，或撤换易人。沈阳与热河，即其一例。故接收各地行政问题，亦须请求莫斯科。

（五）苏方接济运输工具一节。苏方向缺乏海上轮只，无力帮助之。至苏联所有之运输机，均由美购买，为数有限，难以抽拨。唯此事可按照中苏条约，由两政府商洽。再，敌人遗留之汽车，为数甚少。

关于经济方面，我提出三事。彼之答复，均极含混。

（一）请其将敌人遗留之满州中央银行钞票拨让一部分。马答以由吾方开出需要数目，再行商办。

（二）请其准许各地中国银行及商业银行复业。马答云：须请示上峰。

（三）请其将伪满印刷局让我方接收。马答云：亦须请示上峰。

最后，马林诺夫斯基向我方代表提出一警告：谓我方在东北之秘密组织，必须停止行动。若不停止，将有严厉措置。

对于第一次会谈之感想与分析。

对于我方输送军队，无积极援助之意。且明知关内外铁路交通为共军在山海关方面阻断，欲我方由铁路运输，含有不愿我方有大批军队入东北之意。

对于接收地方行政机构，设词延宕。且谓各地交通尚有阻碍，似苏方在各地尚有行动或布置，不欲我方知晓。

博科纳与王爷庙有鼠疫，热河行政人员撤换，是否在内蒙与热河另有企图？

限制吾方秘密组织，似在苏军撤退以前，吾方在军政方面，不容有丝毫自由行动。

苏方斩钉截铁宣布撤兵日期，是否已定有计划？在此期内，达成其既定之计划。

（附注）马林诺夫斯基生于 Odessa。第一次世界大战时，曾志愿参军，后在伏伦塞陆军大学毕业。第二次世界大战时，曾任白俄罗斯军司令官，指导退却作战，后在特纳浦罗卡脱罗夫斯克附近，击溃敌军后，以司令官资格参加史太林格勒会战。又自罗马尼亚战线突破中欧，击溃匈牙利与捷克的德军，因而获升为元帅。嗣任叶拜格尔（西伯利亚）一方面军司令官，指挥对满日军作战。

10月14日

汇总各种报告及上述感想，函报蒋主席。大意谓：“伪满钞票全为苏方提去，印刷局亦封闭，市面全停。哈尔滨以北路轨已改为苏联所用之宽轨。工厂机器大宗均被拆迁。即电厂电机亦已部分拆走。交通通信工具，多数拆运，甚至机关家具亦多搬走。都市成一空城。似苏方已在准备将内蒙、热察制成一特殊政权，将东北九省团团包围。即海岸线恐亦有封锁之虑。如此，东北全境悉被包围。内则合办之中长路，犹如刀刺胸膛，而周身血液抽空。东北势如为苏联〈囊〉中物矣。”

上午接见满州中央银行^[8]调查课长吴金川，在经济部服务之孟庆恩、盖万钟，均由长春中国银行经理葛祖兰介绍来见，当嘱彼等共同搜集财政经济资料。又接见长春担任地下工作之董果良、宋立生、姜燕维、刘鹏翼等。

10月15日

蒋特派员经国兄来告：今日曾晤马林诺夫斯基，渠只提出三点促其注意：（一）向来帮助日本之中国人，现转向国民政府投效。（二）东北脱离中央已三十〈？〉年，有种种特殊情形，须特别注意。（三）今后之日本，犹如第一次大战后之德国，不难死灰复燃，须预为防范。推上述三点用意，凡在敌满工作之文武人员，均不应再录用。国民政府对于东北今后之一切措施，未必能采用应用于本土之政策。再则中国须尽量与苏联合作，以防止日本之再起。

长春市商会副会长李墨林，裕昌源酿酒工场厂长刘润丰，及副厂长刘永〈田〉来见，报告当地市面情形。据告：东北人民不得棉布已四五年之久，药品及日用品亦缺。目下物价，较之 1938 年已涨达十倍至百倍以上。